

附釋音毛詩註疏

十二







附釋六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

若文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非有司爾

字夫監代殷莫若周絕句周世世脩德一讀莫若周世世

也世世脩德為一句一本無下

况反下追王當王同

天監謂善惡於下就諸國之內求可以代殷為天子者

於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諸國

德莫有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詩以美之也定本皇下無矣字

不無不美故不言所美之君此則廣言周國故云美者以正詩

實文王之詩而言美周者周雖至文王而德盛但其君積

行善不數文王以經有大伯王季之事故言周以廣之也

八音下

四音

皆說文王之代殷故先言之故見出脩其德故上本父祖本

下後言文王所以申成上意故不次耳○箋天視至盛耳○

正義曰出出脩行道德周自后稷以來莫不脩德祖對以上

公劉最賢公劉以下則不及公劉至大王王季德又益盛今

出出之言唯大王王季耳論語注云周自大王王季文王武

至文王貴聖賢聖相承莫之能及故云唯有文王最盛也湯

以孤聖獨與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

心美其出出脩德不必實由之也若然此序言出出脩德莫

若文王則其文王既聖之後始當天意經云膺其式廓乃眷

西顧又是紂惡之後始就文王昔堯受河圖已有昌名在

述唯此文王何也帝主神靈實有大期殷之存亡非無定算

但其在聖君感由愚上應使周因故誕效睿聖應使殷滅故

生此愚主則受之於自然定之於冥運天非既生之後方

始斷釋



文王以為為教耳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

求民之莫皇大莫定也箋云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

爰度二國設夏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

天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也○政如字

政教也鄭作正正長也究九又反度待各反篇內皆同夏

行下孟反上帝者見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者老也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頭頭而士也○居也箋

云者老也天須假此一國養之至老猶不變改謂其所用者

本又作勝又作芬並音卷同假疏皇矣至此雖與宅○毛

天能也○勝下無幽不竭有赫然而善惡分明也見在下之

事知勢紂之虐以民不得定務欲安之乃監視而觀察天下

四方之衆國欲擇善而從以求民之所安定也言欲以聖

言使民不得安定也此紂紂二君政雖不得民心身實番天

於是從之居言皆從紂之惡與之謀為非道也以此之故在

大政得肆其淫虐殘害下民乃從殷都眷然迴首西顧於

周之地而見文王天意遂歸於此文王維與之居言天常居

同樂故配而言之○鄭上四句與毛同言天之視下見此殷

約崇侯二國之君其為下民之長所行暴亂不得於天心維

其同惡相黨共行虐政也此殷崇二國政雖不得天心天猶

與之居處也○傳皇大莫定○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君亦

大之義故○大也莫定釋詁文○箋大矣至歸就○正義曰

探美其○云大矣為美歎之辭監察天下衆國之中選明



以爲王... 三王明山... 民定謂其能定民者... 歸疏之。

一...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既...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而...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言...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方...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也...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而...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居...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不...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三...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之...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之...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以...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聚...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夏...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百...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我...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先...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殷...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宋...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微...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要...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則...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國...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世...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賊... 紂亦言二國別... 紂言大... 代殷則二國當淪紂事







天立厥一受命既固

配姓也箋云天既顯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大妣也其受

命之道已疏作之至既固。毛以為天顯文王而與之居

堅固也。於此四方之民大歸往之周地險隘樹木尤

多荒其刊除以為宮室其政作之屏除之者其為蓄木其為

啓拓之開闢之者其為理木其為据木之地也。去之剔剪

之者其為壓木其為拓木之材也。各刊除材木以自居處

是樂就有德之甚也。帝所以徙就文王之明德而顯之者以

其世世習於常道則得居是大位也。天既顯而就之又為生

賢女立之以為妃。今當佐助之內有賢妃之助其受命之道

既堅固也。言天助自遠非始於今也。此作之屏之四等而為

此八文者以其險隘多樹故類率木名。因此用功之事配之

使其義得相通以用功作為殺木屏去故先言作之屏之殺

木之處有其坑坎須修理平治故言修之平之平治其地必

開拓使廣故言啓之辟之畔上更有材木須探除剪剔故言

攘之剔之設文雖別意以相通。惟申夷載路為異以天意

徙就周之明德是天去惡與善文王以天去惡如是其患

中國之混夷文王則侵伐之以應天意以天去惡故已亦伐

惡以應天。同傳木。山桑。正義曰釋木云立死留

斃者。斃也。然則以立死之木妨地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留

也。自斃者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蔭翳故曰翳也。爾雅直云

斃者傳以其非人斃之故曰自斃。釋木又云灌木叢木李巡

曰木叢生曰灌木是灌木叢生樹而徑河柳楮積檟山桑皆釋

木文郭璞曰柳樹以樹而痺小子如細栗今仁東呼為柳

栗陸機疏云葉如榆也木理堅朝而赤可為車轆某氏云何

柳謂何傍赤莖小楊也陸機疏云何傍皮正赤如絳一名兩

扶老今人以為馬鞭及杖弘農其北山甚有之郭璞曰檟桑

拓屬材中為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檟桑次之

傳徙就至路大。正義曰毛讀患為申史習夷常路大皆

釋詁文王肅曰天以周家善於治國徙就文王明德以其由

世習於常道故得居是大位也。箋串夷至應之。正義曰

鄭以詩本為患故不從耳。來微序曰西有混夷之患是患夷

者患中國之夷故患夷則混夷也。山車云薄伐西戎是混夷

為西戎國名也。書得作賦夷蓋賦混聲相近後世而作字異

耳或作大夷大則賦字之省也。路之為應更無正訓。鄭以義

言之耳。入就文王明德文王則代混夷是伐混夷者所

以應天。志於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屠孫疏載箋為應是奉

以應天。志於以路為應也。本或誤作屠孫疏載箋為應是奉



作應也。亦作應云。既去殷之惡。文王亦當去。其故伐。咎夷以應之。帝之則此之謂也。此伐混夷。則書傳云。四年伐。咎夷是也。文王之伐。多矣。獨言混夷者。作者意所欲言。先他義也。傳配媿。正義曰。妃字音亦為配。釋詁云。妃媿也。詩曰。詩云。天立厥妃。是毛讀配如妃。故為媿也。是為妻之配。夫

為生妃。卒得其助。妻賢夫聖。當於天心。則上天之命。不復移。動故受命之。帝省其山。柞棫斯栢。斯允。直也。道已堅固也。帝省其山。柞棫斯栢。斯允。直也。箋云。省善也。天既顯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省昔并反。技。具反。允。徒外反。

易以鼓友。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下施易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對配也。從大伯。云作為也。天為邦。謂與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大音。秦住。

皆同。維此王季。子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湯。元。因。親也。善。心弟曰友。慶善光大也。箋云。篤厚。載。始也。王季。親親而友。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列。五。刑。

反。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因心則友。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疏。帝省至四方。毛以為言天。顧文王之深。乃。有天下。和其國之風雨。善其國內之山。使山之深。乃。天之恩澤。乃及其草木。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人物蒙養。天。又為之。與作周邦。又為之。生明君。以作其配。是乃自。大。王。季之時。已則然矣。既上本。大伯王季。因說王季之德。維此。王。季。有因親之心。則復有善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廣及宗族也。則以此友兄弟之行。尤友善其兄。大伯謂善為。周君稱其諫意。是善太伯也。由其稱兄之故。則天厚與其善。則兄錫之大位。使其子文王。王有天下。此文王之有天下。由。王季受此福祿。死所喪亡。故至其子孫。而大有天下之四方。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王季尤善於太伯。始厚明其太伯之。功。美始使之諫事。頌著言其善於為君。福流後葉。令太伯。功。徧得彰顯也。以王季有此德之故。故能受天福祿。死復有。喪亡之。於子孫。而覆有天下四方也。傳允。易直。正。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義曰。易。謂少節。日。滑。易。而。調。直。亦。言。其。茂。盛。也。○。箋。省。



言。正義曰。釋詁文。傳對配至主季。正義曰。以言。

世世修德。論王季而已。今并言太伯。故解其意。太伯之

見王季。謂見其生。望子而讓之。故王季得為君。而德是以

本之於太伯也。王肅曰。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又知天命之

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讓於王季。周

道大與。故本從太伯。讓與王季。是解見王季之也。釋詁云。

妃對也。則對是相配之義。故為配也。箋作為。三起。正

義曰。作為釋言。文與周。國謂使之為天子之邦。明君謂生

文王也。國當以君治之。故言作配。此事乃在太伯。王季之時

已。則然矣。實至文王。乃丹而云太伯。時者由太伯讓於王季。

而文王得起。是丹。因生君在太伯之時也。箋云。親至光大

。正義曰。周禮六行。其四曰姻。注云。姻。親於。義是因得為

親也。善兄弟曰友。釋訓文。福慶是善事故為。光是明大故

為大王。肅云。王季能友。稱太伯之讓意。則天。之善錫文

王之大位也。箋為厚至其德。正義曰。釋詁文。又哉

始也。哉。載義同。故亦為始友者。善兄弟之名。非言善於宗族

者。以下言則友其兄。是友其親。兄明上則友之。文可以遠及

宗族。見王季孝友之心。廣也。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太

伯以王季為賢。改讓之。石王季不賢。則讓。不。由王季能

稱太伯之心。見太伯為。連命名傳。王季德然。故

言厚明其功。美始使之。老也。如箋之言。為與義而之。即

是使與之。故云使也。太伯以讓為功。美王季能厚明之。使傳

之後。世共稱誦之。此亦其王季之德。故。王季之美。言其能

明太伯也。論語稱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注云。王

季之美。皆蔽隱不著。此言傳世稱之者。太伯恨

世人不知。非是奉。注。不知也。易傳者。以上言太伯。此言友

兄。下即言此二句。明還是其兄之事故。易之。傳。奮。大。正

義。曰。釋言云。荒奄也。孫。曰。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故

云。奄大也。奄亦是覆蓋之。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

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心能制義。曰。度。貊。龍。

也。箋云。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謂善也。勤。施。无。私。曰。

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作。貊。貊。伯。反。左。傳。

作。莫。音。同。韓。詩。同。云。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慈和。偏。服。曰。

莫。定。也。施。始。歧。反。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順。擇。善。而。從。

曰。比。箋云。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

王如字。徐。千。况。反。比。必。里。反。偏。音。遍。比。于。文。王。其。德。

靡悔。經。有。所。悔。也。必。比。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既。



受帝之施于孫子

箋云帝天也社福也施猶易也延也○社音吐

疏

維此至孫

手○毛以為既言王季明太伯之功故又言王季之德言維此王季之身為天帝所祐天帝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之惠也又安靜其德教之善音施之於人則皆應和其德又能有監照之明又能賞善刑惡有為人君上之度既有君人之德故為君王於此周之大邦其施教一能使國人徧服而順之既為國人順服則功德有成能澤人之善者從而比之言其德可以比上人也以此王季之德比於經緯天地文德之周王其德無為人所悔恨者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而王季可以比之王季賢德之大能比聖人以此之故既受天之社福延於後之子孫福及於後故文王得受之而起○鄭唯其德靡悔為異言以王季之德比於文德之王其比王季之德人無有悔以為不應比之者言王季可與聖人為匹也餘同此章文次如此者以德皆天之所授先言帝度其心明以下皆蒙帝文也德由心起故先言心能變物心既能度然後能施為政教故次貽其德音言其政教清靜也蓋君所以施政教故先言政能清靜乃論之內之德故後言能明能善其明與善還暉德音之事施之○有照臨之明能施之善耳心能施

詩經

卷之五

而無私可以為人君一故次克長克君長即師也學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先長後君也既言堪為人君即說為君之事故言王此大邦也既為大邦之君能使國民順服故次克順也民順功成可以此方上人故次克此也可以此善即此之文王其德可此文王其澤充及子孫故言帝社以結之帝社即此授以九德延生聖人是也重言克明者疊之以足句猶下我陵我泉傳心能至翁靜○正義曰此傳箋及下傳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彼引一章然後為此九言以釋之故傳焉毛引不盡箋又取以足之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主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心能制義者服虔云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善揆度事也左傳樂記韓詩貽皆作莫釋云貽莫定也郭璞曰貽音用定也義俱為定聲又相近讀非師故異也定是靜義故云翁靜社預云莫然清靜取此傳為說也○箋德正至曰君○正義曰德正即德音政教是音聲號令也服虔云在已為德施行為音發號施令天下皆應之言皆莫然而定無謹也照臨四方者服虔云豫見也類善釋詁文勤忘無私社預云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崇社服虔云教誨人以善不詳卷言善長人以道德也







之不妄貪求有密目之人乃不恭其我敢拒逆我大國乃不  
我周之既施復往侵於共是抗拒大國侵莫邑境是不恭  
也密人既不恭如此故文王不與其盟曰然而六也於是  
濟其師旅以止此密人住旅地之寇密人信共國住得勝故  
兵兵以止其志也所以必伐密者以厚於周之德焉所以  
天下之心天意福周使四師密人得之故伐密者所以  
福也民心也故文王從之是聖王所以遠天下心也  
言文王上應天意下順民心非為貪其地也也鄭以爲  
天告語文王曰彼也如非其地者安以兵以征伐也無死是  
欲美者首貪人之土地步則不可為此欲黃六湯之德美而當  
先平於所攻在者之欲欲誠若知妙由及直而後文  
正以此不暇也而密須之人乃不恭其理與我距我  
國之徵發其所以致者受所阻共三國之義兵也文王欲  
此三國徵兵於密密推而不從是故文王不與其盟而  
群臣怒曰當其軍旅而出以却之阻國之師旅以止厚於  
我周家當王之侮以此而應答天下嚮周之望曰密人不恭  
怒而出兵先往伐祖尋變伐密。傳無是至高而。三義曰  
一既然之文而傳分之二元是者以結是道首與三取義  
異故分之為二鬼押食也。謂之故故。讀散為首一義征伐  
則後取貪其地是國臣士之事也釋文三連徑曰有岸侵焉

李二

三

四

五

六

地故以喻高二。箋叛也。至曲直。二義曰以下明。六征伐  
此則為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為也。王之王之共。也。故言叛  
後猶發意。也。以橫自恣之貌。漢育。而謂梁。也。故言軍  
是古今之通語也。與大。釋。文。小。云。直。也。故言軍  
是岸為也。後。是。家人之狀。破。以。安。出。在。言。之。或。美。貪。欲  
之言。故。以。信。土。也。言。之。凡。征。伐。者。當。廢。已。之。德。而。故。之。罪。觀  
彼。之。曲。直。也。人。爭。財。則。之。欲。故。君子。不。伐。有。辭。故。欲。費。大。其  
德。美。者。當。先。平。獄。也。正。曲。直。也。故。言。曲。直。也。王。肅。孫  
左。傳。曰。師。直。為。壯。也。師。人。言。天。謂。文。王。有。此。德。亦。天。教。語。文  
王。以。此。事。也。若。天。為。此。辭。若。所。傳。道。然。則。其。必。為。天。語。文  
王。者。以下。去。云。謂。文。王。平。賊。明。德。是。天。之。自。我。也。而。謂。文。王  
若。為。二。意。謂。文。王。則。又。不。願。上。以。文。王。卒。必。順。天。故。天。告。語  
之。意。言。天。謂。文。王。直。也。故。言。曲。直。也。若。是。天。語。文。王。有  
此。德。後。誰。能。以。人。以。入。意。也。得。知。之。也。帝。謂。文。王。以。直。語。所  
傳。道。則。上。云。監。觀。四。方。乃。肯。西。顧。豈。復。有。人。見。其。不。自。理。直  
之。將。七。無。以。明。焉。曰。傳。國。有。至。侵。其。也。王。王。曰。以。直。語。所  
直。不。野。人。故。謂。之。云。曰。有。密。須。氏。定。四。年。左。傳。曰。密。須。之。故  
是。也。口。毛。以。祖。為。世。沙。云。傳。此。遂。往。侵。其。以。阮。片。為。周。地。也。







以軍出稱師為通名今指言旅則唯用一旅之人故云五百  
人為旅下箋云小出兵明以德以衆是却意出一旅之人  
也對為谷者以天下心皆為也兵所以依其在京  
之謂若天下嚮周之望於埋焉知故不從遂也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陟我陵我阿無飲  
我泉我泉我池京大阜也午陣也箋云京周地名陟登

也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兵兵無  
敢當其陟及阿者又無敢射食亦其泉及池水者小出兵而  
令驚怖如此此以德少不以衆也漢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  
我者據後得而自之而言。疆居也反注同春并亦反令方

成反重直用反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  
方下民之王小山別大山曰甸將則也方則也箋云度諸

知已德盛而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  
平之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海作下民  
之君後竟徙都於豐。時思遠反又言仙別彼列疏言與師伐密達天下之心此

又本密人不義來侵用怨無之音言密人之來也依止其  
在我周之京丘大阜之公其侵自阮地之疆為始乃升我阮  
地之高岡周人見其如此莫不怨之曰彼密須之人無得陳

我周地之泉此乃我文王之泉我文王之池言皆非漢之有  
不得犯之民疾密須如是故文王遂往伐之征密既勝文王  
於是謀遷其鮮山之傍平原之地此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

側背山傍水營建國都乃為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  
言其怨以天下為心其伐而百姓同登別起都邑為萬民之  
王の邦以為上言怨而出兵此言在伐之事言文王之所徵

發不用多兵但取依居其在京地之眾為一旅之人以此而  
往侵自阮國之疆為始既至阮國乃登我所伐得者阮國之  
高岡以望之阮國之兵衆纒纒望之未嘗交戰而此國之兵

莫不驚奔無敢當我陵無敢當我阿者無敢當我泉無敢飲  
我池者因此而往伐但共密須皆克之矣既兵不見敵者亦  
已德盛威行可以遷徙都邑安定民心乃始謀居於其善原

廣平之地居岐山之南在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民  
之君王の傳京大阜矣陳心正義曰以密人依之而侵周故  
為大阜也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延曰土地獨高大  
名阜阜阜大為陸則大阜為陸不為京矣言京大阜者釋

大西九八十一冊一 幸疏 至四 十二







崇侯虎偁紂為无道罪尤大也。詢音荀鉤古候反又古侯反。援音爰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幢幢陣車也。

他分反。疏。帝謂至崇墉。毛以為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因

說文王明德之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久。年

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

自識不由孝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

之而使伐崇天帝言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

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

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而汝臨衝之車以徃伐彼崇城言天意

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

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廣其言語之音

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

其為人不知或古事不孝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

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

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傍國觀其

為暴乱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

率為之而徃餘同。傳不大至所更。正義曰此傳質略孫

毓云不大声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

為大王爾云非以切弱。定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

長幼一行也。箋夏諸二自然。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

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切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

不足以及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

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

謂色取人而行遠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

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无所畏憚變乱正法也崇侯

與文王俱為討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又无此行則崇

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人之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

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為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

此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

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

疏。不父等王為非崇侯虎偁紂為无道變乱典刑者也而孫

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傳仇匹至墉城。正義曰

仇匹釋詰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

梯以攻宋蓋此之民也臨者在上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

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并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宥衝

細辨其公耳散則墉亦城也。以箋怨偶至尤大。正義曰怨

偶曰仇也。傳云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伐







耳曰敵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  
是編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  
類乎上帝則類祭祭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  
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  
郊祀而為之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  
注云編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鄭以  
無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  
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  
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故神之事故知致者  
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  
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今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  
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  
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  
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臣為之立後者蓋以崇  
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有大功不當絕祀釋其親賢更  
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也非  
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言言至周老○正義曰箋以詩美  
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  
是用以攻城故知言言○此皆是將變之貌碩人言歷美豈  
是力不急急為之也信○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  
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則以兵合不期此  
云壞城執訊者凡所壞美多過其實此言訊讖必當戰矣蓋  
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備德故隱其戰  
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  
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取海漫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  
是由無悔故也○傳弗弗至忽城○正義曰此弗弗亦宜猶  
上開闢而云疆盛者以弗弗開闢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  
此言車之形也弗弗與弗弗同也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  
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威有罪則肅  
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城者言忽然而城非訓忽為城也  
○箋伐謂至文王者○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痛之下故  
伐謂擊之刺之收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  
刺為伐也肆謂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  
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与此同  
鄭以輕者為勇而無義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句

十六之四卷終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靈臺民始附也寸主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民者其也其是仁道畢故於是乃

詳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者所以觀象察氣之

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風備故也。靈臺杜預注禮記云

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郭注禮記云

也處自弓反本或作虫非真仁丁反冥冥無知貌字林云

也又云定及禘子禘反陰陽氣相侵

漸成於觀古亂反下觀臺即觀同

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命而民樂其

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此靈民歸附之故

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亦臺之時民

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

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若天之君從

文王耳其民從君而來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也

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也杜預則說附之耳此言作臺而

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也杜預則說附之耳此言作臺而

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靈心故繫之受命是附之

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一句是也然其有靈德久



謂曰夢氣刺曰也。然冠珥也。爾氣貫日也。虹也。思維氣有  
似可也。想也。此十者皆曰。天之異氣。樹之官。出在臺臺之  
上。視之。故夢取以爲。十。輝而唯言。授象者。舉其初一事。餘  
從可知也。馮相氏。得氏。小云。觀天下之。以。祥。則在臺觀之  
獨引。視。後之事者。以視。移。爲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次。特。取。之  
其。價。馮。而。保。章。之。所。觀。者。亦。在。臺。臺。也。又。解。之。正。作。臺。之。與  
故。言。文。士。受。命。而。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戊。時。作。臺。臺  
也。合。神。務。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戊。時。作。臺。臺  
是。靈。臺。之。靈。也。也。引。春。秋。傳。曰。昔。唐。工。年。左。傳。文  
引。之。道。道。身。觀。氣。所。用。沙。云。以。堊。而。書。禮。也。九。分。至。啓。開。必  
書。雲。物。以。備。故。此。略。引。之。以。與。沙。小。異。此。靈。臺。所。在。在。國。之  
西。郊。諸。侯。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時。侯。二  
天。子。有。臺。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日。時。施。化。有。臺。臺。觀。高  
獸。魚。鱉。出。侯。當。有。時。臺。固。臺。諸。侯。甲。不。得。觀。天。以。無。靈。臺。官  
在。國。之。南。南。二。十。五。里。申。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一。五  
里。吉。仁。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碑。碑。者。天。子。之。臺。臺  
如。靈。臺。之。以。水。示。圓。言。碑。取。碑。有。德。不。言。碑。水。言。碑。水。言。碑  
靈。者。取。其。離。和。也。所。以。舉。大。下。春。射。決。擲。尊。車。二。若。更。在  
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以。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此。更。在  
其。際。清。也。左。氏。說。天。子。之。臺。在。太。廟。之。中。雖。之。靈。昭。謂。之。碑

離。諸。侯。有。靈。臺。亦。在。廟。一。百。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  
以。監。視。靈。之。精。也。神。之。也。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謂。道。曰。靈  
圖。稱。昭。曰。靈。昭。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  
以。正。之。左。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於。後。爲。學。以。學。在  
公。宮。之。左。上。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泮。官。天。子。將。出。征  
受。命。於。祖。也。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擇。奠。於。學。以。訊。戰。然。然  
則。太。學。即。辟。離。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也。東。攸。服。矯。矯。亮  
臣。在。泮。獻。賦。淑。問。如。卑。陶。在。泮。獻。囚。此。段。靈。碑。同。義。之。經  
也。大。雅。靈。臺。詩。有。靈。臺。有。靈。臺。有。靈。昭。有。靈。昭。有。靈。昭。有。靈  
其。也。則。辟。離。及。三。靈。皆。同。既。在。郊。矣。同。也。昭。也。同。言。靈。於。臺  
下。爲。固。爲。昭。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土。者。相。變  
之。巨。衆。衆。之。說。各。不。相。背。辨。然。於。郊。遠。之。言。在。朝。則。亦。天  
日。制。與。詩。其。言。察。察。亦。以。明。之。矣。如。鄭。氏。之。說。靈。臺。與。辟。離  
處。辟。離。詩。天。子。入。學。也。七。制。言。大。學。在。郊。乃。是。設。制。在。周。制  
則。太。學。在。國。大。學。在。郊。而。辟。離。亦。在。郊。何。則。西。郊。也。昭。也。同。言  
靈。於。臺。下。不。可。在。國。中。也。與。大。學。爲。一。也。何。則。西。郊。也。昭。也。同  
靈。不。後。者。以。辟。離。是。之。各。日。王。年。以。殷。之。辟。離。與。大。學。爲  
一。故。互。而。說。之。不。以。靈。之。不。學。爲。辟。離。一。也。若。外。靈。且  
代。之。靈。虞。年。在。國。之。西。郊。則。周。以。靈。碑。爲。辟。離。年。若。外。靈。且  
同。之。諸。侯。以。郊。不。當。自。學。泮。宮。亦。在。九。門。之。外。靈。昭。亦。在。九。門



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意  
魯侯戾止是行牲適之故而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直之使  
用殺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靈臺所建在西郊則與明堂宗  
廟皆異處矣察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也外水名曰辟雍功得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  
辟雍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在太  
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  
謂之大廟則之以水以辟故謂之辟雍古法皆同一處近世  
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辟雍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  
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  
顧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靈之  
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  
養國老謂之辟雍占雲物望氣符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  
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也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云  
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  
鄭必知皆異處者表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大廟禮之六物也  
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此之論者皆以為一體取諸書故其  
之文經典相以之語而之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地理矣之  
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

廟焉其神非其理矣且夫不設浮屠至僧之物建曰宗廟  
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豈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  
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式南北六文禮天子十廟左昭右  
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言左昭  
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於天而於地以昭穆安在  
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居也或以謂明堂之室不  
之配其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氏謂  
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氏謂  
之言明堂位曰瞽宗教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謂然  
則學官非處也又王世子春夏學于成秋冬學于辟蓋皆於  
東序也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  
之學也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  
曰出子齒於學國人齒之宗廟之制非可也此周立三代  
周人養國老於東序不曰辟雍蓋國老於東序養無以於  
宗廟之尊不與小學為左右也辟雍之制固之以水圓  
象天而水生於中也水圓下取其意澤也水必有象取象所  
以養也故明堂首大戴禮侯講禮之說宗廟享神宗廟之  
官辟雍大射養孤之虞大興宗廟之居靈臺望氣之神廟



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者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事也天子居其中學士履其內君臣同履也生祭並非其義也太射之禮天子張三侯大夫張十步其步六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則徑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眾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之制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六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廡者謂鬼神靈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物謂之官大同之久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讎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計廟非所以為諸侯而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非錯非以為正也類氏云公既視朝遂登露臺以首信遂故謂之同庠夫遂者遂事之名不以同庠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羣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大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政有國皆然未明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子人皆謂我毀明堂豈毀明堂者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也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六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諸侯而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凌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智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明堂為天子明堂在左坊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進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又多假託不立學官出無傳者其盛德歸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謂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明堂自謂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碑雖皆在郊也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神之精明者稱靈臺四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降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眾民則築作不設期口而成之言說文王德高具事志已勞也觀臺而曰暨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也明故以名焉○度待洛及下同應應對之應音悅

經始靈臺







肥澤。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考互指。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池也。物滿也。等六靈沼之水魚盈滿其

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以。沼之補反。初音力。躍羊略反。跳徒

反。虛業維縱貫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離。若

曰：虞漢者曰：柗業大版也。樞宗于也。賁六鼓也。鏞大鍾也。論

也。水游丘於壁曰：時應以節。觀者變云：論之言論也。虞也。

而。知民之歸附。亦靈道也。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

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詩之。於得其倫。理。鼓與鍾也。於喜

樂乎。諸在辟。離中。若言感於中和之至。虞音巨。離七凶

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待云：反字亦作。鼓鏞音

浴。於音烏。鄭如字。下。樂於論。皆同。論。靈門反。一云。虞音倫

下。同。辟音壁。註同。種。特。疏。虞業至辟。離。毛以為文。王既

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

之。德。行。審。杏。故。使。人。敬。是。者。之。虞。鏞。者。之。柗。上。加。六。版。而。捷

業。然。又。有。崇。才。其。飾。維。維。然。於。此。虞。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

維。鏞。之。六。鍾。然。後。鐘。之。之。觀。其。和。否。是。思。也。故。維。便。之。

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之。呂。中。是。王。之。靈。道。行。於。心。志。之。驗

。鄭。唯。下。二。句。別。義。俱。在。後。傳。植。者。至。節。觀。者。正。義。曰。

釋。器。云。木。謂。之。虞。孫。炎。曰。虞。柗。之。植。所。以。懸。鍾。磬。也。郭。璞。曰。

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為。虞。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不。虞。上

有。橫。木。謂。百。五。者。為。虞。謂。橫。者。為。柗。柗。上。加。之。六。版。為。之

飾。釋。器。云。六。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柗。刻。畫。虞。業。如。此

齒。也。其。懸。鍾。磬。之。虞。又。以。彩。色。為。大。牙。其。以。隆。然。謂。之。崇。牙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池也。物滿也。等六靈沼之水魚盈滿其



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己德，觀其與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  
於論鼓鍾於

樂時，應篇鼓逢逢，喙喙奏公。子而所見曰喙，無辨子

曰喙，公事也。鼓，凡聲使警，喙為之。○鼙，徒何反。然又音檀。

鼓，木也。形似鼓，四足長丈，飾以如鼙。皮堅厚，宜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鼓也。反，音。鼓逢逢，鼓也。字作薛。徐音。鼓逢逢，鼓也。反，音。鼓逢逢，

###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之功焉。繼文者，繼文王之土業而成之。昭，下武六章。

功焉，正義曰。繼文者，繼文王之土業而成之。昭，下武六章。

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

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

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

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

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昭，下武六章。



受天命曰白魚下武維周世有哲王武繼也箋云下猶

能繼先王維有用家居大出也益有明知之王謂大王王

同智下傳武維○正義曰釋詁云○箋下猶至就盛○正

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別三后在天王配

也○登遐精氣在天矣武王又配行其道於京謂錫京

也○本或作遐疏等此三后至錫京○正義曰曲禮下云

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錫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錫京也

配于京世德作求道云錫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為終

成大功疏文世積學德見也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

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

故云終成其大功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

無仁不立○成王如字疏箋命猶至不立○正義曰此承

又于況反此為如字疏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六故

以是作為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

辨之也又解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之

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式法也箋云

故引以證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則其先人也箋云長

法其維則三后之明行媚茲一人應侯順德一人應侯

子孫以之為考為孝永言也應侯侯

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外積小以順德謂

孝思昭哉嗣服疏武王少而











之章也。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適求厥寧，通觀厥

成。箋云：通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若乃述

德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

盛。通尹攝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註同。聞音問，本亦

作文。王王丞哉。君丞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疏文

至丞哉。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今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

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大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

其大，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

信得人君之道哉。箋云：述至益盛。正義曰：通述，釋言文

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

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通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大王王季

而增屬之耳。傳丞，一不，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于豐。者，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文

王丞哉。疏則武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言既伐崇

邦者，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

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時最以其

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廢天命

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豐之然，則武王於盟津筑少城，伊

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遷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筑少城，伊

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於適道求孝。也。箋云：方十里

曰成，或謂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動也。文王受命而猶不

自足，際豐邑之城，大小商賈咸備，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比制

法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故黃都邑乃述道。王季勤孝之行，進

其業也。或況城反，成間有誠字，又作洵。韓詩云：洵，深池。亟

孺力反，下亟同。或作棘，然音微，本亦王后丞哉。云：變也。言

作後廣法，曠反。深，尸鳩反。行下孟反。王后丞哉。云：變也。言

王后者，非其命。疏此築城至丞哉。正義曰：上言作邑于豐

事不以義，疏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



維如一成之或或內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  
匹言大小正與成或相配偶是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  
以維得也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故而廣此都邑乃  
是後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為以居也誠得  
入君之道哉。傳或成或。正義曰名官匠人云井間有溝  
成間有或溝是惣名故云或或。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或  
者同。或方十里至其業。正義曰申傳或為溝之義故云  
方十里曰成或。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溝謂之  
為或。此或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  
深八尺。謂之或。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或禮記引此詩作匪  
其猶章亦急也。夫王既已受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  
不勝自足故樂此豐邑之制。大小適中。賦法十里之成。相  
偶是。天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已之欲。欲得  
都邑乃述。述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卑成周道。故已  
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本。亦大王以前未有三  
者。以大王勤孝。故有王亦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三  
大王勤孝。故有王亦勤行其道。大王以前未有三  
公九合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官室皆以命。命為爵。上  
云國家之所居。謂成乃九里。其城蓋方五里。此方  
七里子男之或。蓋乃五里。此方五里。此方五里。此方

註皆以公或方九里。其城蓋方五里。此方五里。此方五里。此方  
為小於天子也。異義。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或。七  
里者。鄭兩解。或言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或。七  
國五里之或。五里之國。三里之或。二里之或。一里之或。  
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六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  
國七里之或。次國五里之或。小國三里之或。為所。其或者。天  
子實十二里之或。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  
兩解之事也。以五里。典命俱是。正丈。故不。故。定。命。註。每  
言蓋匠人註云。止王國。若邦。其皆為。建。辭。以。見。二。塗。之。意。  
也。傳。后。君。曰。正義。曰。釋。文。箋。以。依。文。有。體。章。章。宜。同。今  
半。盜。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較。無。益。之。章。其。事。皆。考。故  
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蓋。謂。不。以。義。理。而。言。其。益。也。註。者。行。之  
或。名。也。一。身。之。夫。故。事。也。工。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

攸同于后維人朝濯大翰幹也。義云八事也。人王述行大

之既成又與之正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  
幹者正其政。義云其法變。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伊濯日  
孫。日。反。王后承哉。疏。王公至承哉。正義曰。伊濯日  
孫。日。反。王后承哉。疏。王公至承哉。正義曰。伊濯日



述先王之業其事雖益大矣則言大之狀雖在豐城之內更  
築而垣牆之以立宮室而居焉乃為天子四方之民所共同  
心而歸之其王君又上維功為之橋幹謂為堯法度以行之  
是王右誠得人召之道哉。傳澤大翰幹。正義曰皆釋詩  
文。箋文王至法度。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其  
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通追來此年其下故知是述先  
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聖則足  
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也。  
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所  
同心而歸之幹者築牆所立之大幹也。編為法故為之辭者  
正其政教。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  
定其法度。豐皇大也。箋云績功。碎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  
碎。九濬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  
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  
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錫京在豐水之東。  
碎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碎亦反。法也。此方謂反。皇土土  
字亦作凡。監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若並如字。皇土土  
哉。箋云豐王右言大王此及下言大。若並如字。皇土土  
者武王之事。以大王此及下言大。若並如字。皇土土

豐水之得東流注河。有入河。有是禹之功。業言禹之功。台之其傍  
得或平地也。今文王碑作邑。武王既成錫京。故為天下  
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其為之君而施化焉。流  
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績業皇大。正義曰績業。謂  
文王三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箋云績功至之東。正義  
曰績功。碎君亦釋詩文也。功業大同。其力之所成。與  
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維  
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  
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  
故。知豐水亦汎。監為之。禹治之地。汎。監謂汎長。監。法。平。地。有  
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泉同。兗東會于豐。又于河。是豐水入  
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車。而并言。又于作邑。於其傍者。以  
二邑。皆在豐。傍。事。豐。而。言。可以。辨。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出  
紀。云。豐。錫。皆。在。長。安。之。西。兩。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錫。京。在。豐  
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箋。變。王。至。益。大。正義。曰。此。與。下  
章。變。言。皇。王。而。下。有。錫。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  
而。下。有。錫。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  
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以。方。故。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故  
王。於。示。以。四。方。言。之。其。實。錫。京。碎。靡。自。西。自。東。自。南  
同。歸。之。音。小。於。武。王。也。錫。京。碎。靡。自。西。自。東。自。南



自此無思不服

武王作邑於鎬京箋公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離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

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皇王丞哉

疏箋自由至服者○正義曰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為

由也身言辟離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離行禮是具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離之禮謂養志以教孝悌也

考十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箋云考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剛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崩三后之德以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丞哉

疏考卜至丞哉○正義曰言誓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地維此所契之龜剛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成得人之道哉○箋云維於此○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也無入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宅

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於此也○正義曰得通禮記引此詩笺註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笺章多異於本此類上下之校言武王丞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

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芑草也仕事燕安翼故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

水猶以其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復其功事之子孫謂德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弗基○芑音起詒

武王六

哉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

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芑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績來出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燕安

箋云○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燕安

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順天下之



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立孫以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  
言敬事者若子孫不做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  
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德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  
為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以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  
在云其父敬禮之人其肯曰我肯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  
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以安彼後證翼為敬彼言  
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六  
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六 十六之五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五四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姬

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之。姬音原。生

姓姬名。即

疏。生

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

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

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

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

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與

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

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

故。尊也。祖之定名父

之父耳但祖者始之也所從也也自

言姜姬生后稷者經稱厥

初生民時維姜姬

女。姬故序亦順經而為文

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

一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

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

子孫當王名見書也

又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

功起於后稷也。章

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

是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

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

天之意其厥初生民

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

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

時維姜姬

名姬當堯之

者是姜姬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

故謂之生民生民如

時為高辛氏之世祀本后稷之初

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

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在

率九賓御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鞬受以弓矢于郊禘

也。弗之言核

也姜姬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

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

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

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

用天子之禮。禋音因。禘音升。反

何。獨弓衣。祓音

弗又音發。下同。齊則比。反。本亦作

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

夙載生載育時以

稷

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

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

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躡歆歆

而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

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盡戒名之曰奔舜臣堯而奉之是為后

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厥初至后稷。毛以為本其初生

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

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

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禘

能恭祀於郊禘之神以除去無子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

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

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饗神既饗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也即得

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

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有德為舜所享用帝種百穀以利

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

初生故謂之生。民則人所不識

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

維后稷以結之。郊唯履帝以下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

二句為異其首尾則同言

迹禘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左右所止在於身中如有人道精

外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

動而有身則爾戒不復。餘同。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

得生民至帝焉。正義曰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

工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

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謂為帝酷之妃與魯相配而生此

口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

張晏曰高辛所與地名魯以字為繫篇帝魯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

加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

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配姬訾之

間秋而生契次妃陳鋒氏

俱為魯子家語此本其文亦然故馬迂為五帝本紀皆濼用焉其後

七為此傳及玄鳥之傳司

王肅皇前謚等皆以為然然則堯十載而不能用以待衆乃奉之者

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七

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奉而後立之謂堯之親弟當生在堯之前比

全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



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非是上晉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  
促齡而怪彼亦命也若後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  
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爲世不要歷數  
世也其續侯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爲毛說  
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  
釋言文周始相右稷也周以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雍福  
大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主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  
亦謂之太祖周書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  
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經之民爲  
始祖者以人之爲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發明自  
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主於此故言周之始祖  
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在炎帝之後姓  
姜而以源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  
字但五帝時實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而信謹緯以  
命歷字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季傳十世則堯非香  
子理年又小於堯則姜嫄不得爲帝季之妃也云當堯之時  
爲高辛氏之世妃謂爲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出而長無定  
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爲幾世故直以出言之其大義  
史記諸書皆鄙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推於堯堯亦與香並  
虞帝位則稷契焉 侍爲嚳子乎若使稷契必爲嚳子非更聖是

堯之兄弟也堯有 貞第七十不用頃舜奉之心不然明矣詩  
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爲周始祖有姚以玄鳥生商而契爲  
玄王即加毛傳史記之說譽爲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  
祀配合生予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數其母不美其父而云  
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書何殊持立姜  
嫄之嗇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爲世妃則於三傳  
出濟之文復協故易傳不以爲高辛之妃也。庫運致至之  
前。正義曰釋詁云稷祭此則稷是祭之名云。稷藏也義  
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稷爲敬也大宗伯云稷祀天上帝  
帝註云稷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也則稷以煙者  
唯祭天之名故書稱煙于六宗鄭皆以爲天神經傳之中亦  
非祭天而祭煙祀者諸書遂以煙爲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  
曰精意以享曰煙煙非諸燔之謂也素雉曰煙者煙氣煙濕  
也天之赫遠不可得就聖人思養其心而不知所由也又稱  
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煙烟之謂也此又稱  
雖者曰煙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煙祀上  
帝嚳其本言煙煙之祀也書曰煙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  
也也先儒云九黎黎曰曰煙若黎祀高煙不且則六宗與山川  
也凡祭無不祭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於山川  
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也此以律言爲然則



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為祭天其餘善傳言禋者則不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辟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宗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惟郊作高耳玄鳥燕地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王為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一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既之變案三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馬天子內官有后也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官之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其中而不言明百二十人者以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禘之時乃醴酒禮天子所當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意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禮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焉

衣執弓矢異其所二為男也鄭於月令之註其意則然唯禘禘異耳故鄭註云高辛氏之出玄鳥遺卵郊簡故吞之而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石高酒尊也禘猶禘也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禘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禘則禘禘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註以為簡秋吞卵知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以問雉喬答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禘禘乃於上帝也熾簡吞卵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熾簡吞卵亦子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也配上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禘禘禘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中禘子為說以申節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出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禘之嘉祥又以為高辛之出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禘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也高義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











著之徵其有神靈留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未也人德以禮和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下信也

歸言可美大矣姜原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

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折割不割裂

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

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

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

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源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原

實見安於禮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禮祀所安也由

禮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

異言姜源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

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源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

天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安其徒

禮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

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言文爾終釋言文達生者

言其生易如達羊之主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

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源之子最

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王言后稷是姜源

首子而巳后稷有同母弟妹以丕書亦無文焉。箋陸氏至

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章曰羊

羊子初生之易故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

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六戴禮及春秋元命包

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源踐巨人迹身動此孕者及

暮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

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

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據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者以凡

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折福災害其母以橫逆人道

今後稷之生能無折福災害故美之也。晉語云文王在母不

憂是謂未生為在母折福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則胎者福

之是福為裂也。折福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官云無災

無害彌月不達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

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

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

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

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

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卅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

是橫逆人道也。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折福災害不為



惡矣此美其無... 皆欲其易不欲其難... 天任震文王不變少... 王生易與此同矣... 人道者謂人在母腹... 人道之言雖同二者... 是明貌故為顯也... 所安而經乃言不... 著后稷之神靈降... 生子。箋康寧至不... 章上四章言后稷... 之後奔之上則是... 大迹而有身不由... 驗知其實有神靈... 矣言姜嫄自如此... 祀天而見大人迹... 人不當共天交接... 也上帝不寧者為... 信故不安也以此... 而無人道交接片... 得疑其犯礼奸淫... 不安欲望衆言故... 魯韓春秋公羊說... 以謹案堯典以親... 九族而親之礼識... 感生得無父有父... 玄鳥降而生商謂... 女罔媾是漢太上... 而生者也且夫蒲... 人之精就而神之... 鄭此言天氣因人... 得無人道而生子... 不得有父有父則... 盧為有父矣又何... 亦為有父矣又何... 猶此也稷與俱是... 秋雖則吞身仍御... 詩則異於是矣故... 姬姜源生后稷...



齊生帝擊擊最焉 先以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 上妃姜嫄

東有子故禮祀求子 上帝大矣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通腹子也雖為天所出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

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白

契之與自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蘭以融言為無又其氣云授

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覆六師

王之事而又不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為遺腹子姜嫄雖不信

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哉人情不於聖聖主焉

信審具帝聖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

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聖而有

身何則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冰乎假令鳥不覆翼於

國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云

帝善下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

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聖焉得而知而卜之苟非其月而

所以喪滅誠如書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茲女以為滅宗焉

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與帝王也此道所以不可

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慶如不信天帝能生

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

之乘矣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

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

之威何獨不然而謂自覆其夫帝聖之迹何足異而神之

敢棄隘巷寒冰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

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神奇不可

而當疑為奸非夫有識者之所不能言也鄭說焉長焉賢以

為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節未悉何則焉王立說自云述

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

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顧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

示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

以曰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

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堯而主后稷因

日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於帝堯則

棄之且馬王之說姜嫄而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恩也



















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  
異名以曉人然則茂是英秀對丈以洪為不實故以秀為不  
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  
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寸云穎禾末也禹貢定  
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二百里納結註云銍斷去稾也結  
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而穎謂擬  
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然桓  
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  
栗是粟為穀熟貌出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故知郃是姜嫄  
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郃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  
見天因郃而生后稷謂使郃國之使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  
郃謂封為郃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  
順之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郃猶文王受命而國於周后  
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郃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  
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也。箋  
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曹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  
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  
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  
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畝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齊

寺苑十七

十四

種是肥充之貌天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  
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讓不秀也傳以稷  
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  
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總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  
實粟粟止言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就以足之  
家無所變更者謂郃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  
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  
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侯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  
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出封於郃必是堯之對侯  
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然云禹封棄於郃號曰后稷以  
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郃始平武功縣  
所治釐也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大降嘉種  
秬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故為之丁嘉種。秬音巨秠音鄙反亦黑黍也又享卑反

芳輝反糜音門爾雅作蘆同郭云偉反赤梁粟也芑音起徐  
天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秬芳于夕字書云雀練也應應



之應為于偽反恒之秬秠是獲是前恒之糜苽是

下天為已同。恒之秬秠是獲是前恒之糜苽是

任是負以歸。禮記。恒之秬秠是獲是前恒之糜苽是

為已下此四穀之類。則備禮之宗。則禘而前。計之。恒以天

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一工之終也。恒而前。計之。恒以天

獲戶郭反。任音王。注同。疏。恒而前。計之。恒以天

聲音兆。編音遍。下同。疏。恒而前。計之。恒以天

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恒而前。計之。恒以天

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恒以天

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苽之糜

維是白苗之苽。后稷既得此善種。乃編種之。以糜以苽。以秬以

則於是。是維。刈之。於是。畝計之。編種之。以糜以苽。以秬以

任抱之。於是。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糜苽。之。而。歸。始。於。上

天也。鄭。以。右。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苗。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

。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一。名。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糜。作。粳。音。同。耳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糜。作。粳。音。同。耳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入。斗。則。秬。是。黑

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粳。人。注。云。釀

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

正。秬。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

則。一。米。亦。可。為。酒。粳。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

為重二米嘉異之物粳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斛粳其實秬

是。大。名。故。云。醴。秬。為。酒。爾。雅。云。秬。一。秬。二。米。粳。人。注。云。一。秬

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秬。即。皮。其。粳。亦。皮。也。爾。雅。重

言。以。曉。人。然。則。秬。粳。古。今。語。之。異。故。引。爾。雅。得。以。將。為。秬

也。赤。苗。白。苗。者。郭。璞。曰。粳。今。之。赤。粟。粳。今。之。白。粟。粟。皆。好

穀。也。○。粳。天。應。至。嘉。種。○。正義。曰。如。此。言。則。功。成。受。封。之。後

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闕。宮。云。昆。生。后。稷。降。之。百。穀。黍

稷。重。稷。種。釋。菽。麥。所。略。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天。乃。言。奄。有。下

國。俾。民。稼。穡。則。是。為。稷。官。之。曰。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

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

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閔。宮。廣

言。民。食。故。多。於。此。孔。叢。云。魏。工。子。真。曰。斜。者。中。山。之。地

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二。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

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此。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

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傳。曰。而。至。郊。祀。○。正義。曰。以。言。種



之廣多故以恒為編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文  
上言封之於郅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  
知此祀為郊也。箋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在負異文負  
在皆故任為抱。鄭以後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  
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非  
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申明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掄或戴或

蹂釋之也。更更丞之浮浮。掄掄曰也。或戴糠者或蹂黍

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  
說其重也。春而掄出之戴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趣於戴也。  
釋之丞之以為酒及薑薑之實。春傷容反掄音由又以  
反說文作昌弋紹反。戴波我反。蹂音柔。更所留反。字又  
溲米聲也。爾雅作溲音同。郭音騷。丞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  
又並作浮云。丞也。掄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掄音康。字亦  
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浙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又  
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也。子  
沃反。籩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痛

載烈。嘗之曰泄。卜來歲之艾。禰之日泄。卜來歲之戒。社之

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熟。蕭合馨香也。  
羝羊牡羊也。較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燔云准  
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諫謀其日  
思念其祀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藪之於行神之位。馨  
香既聞取羝羊之脾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  
往郊也。羝都禮反。字亦作羝。較音未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  
為澶而祭為較。字林同。父未反。燔音煩。後皆同。泄音利。又音  
類。其所街反。猶息。洩反。奠徒練反。藪如說反。馨呼丁反。傳音  
附。貴古亂反。以曲嗣歲。曲來歲也。箋云嗣歲。祀較而祀  
諫足。須反。以曲嗣歲。曲來歲也。箋云嗣歲。祀較而祀  
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

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

既人戴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

既蹂青得米乃浸之於盆。泔而釋之。其聲漉漉然。言格也。

於之於觀。鬻而丞之。其氣浮然。言升盛也。既丞熟乃



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賴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藪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羝羊之血以爲肥較之祭其祭較也取所祭之內則傳火而燔之則如也而烈之以爲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祀較而祀天者欲以與之歲使之然嗣往歲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春偷較爲事之次陳之言謂既較去糠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春以蒸之鑿載謀載惟謂將祭取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爲思又以與歲爲與起新歲餘同。傳輸行至浮氣。正義曰以揄文在春下較上既春而未較故知揄爲行曰謂行米以出曰也出曰則較之故或有較糠者或蹂黍者謂行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爲春而爲之揄難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爲韻也上有稷已足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爲主故率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下齊接浙而行謂此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孟子曰孔子之氣淫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洮米則有聲故言讓讓

寺充七之一

十七

警悉飯則有氣故言燔浮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箋釋之至之實。正義曰以蹂文在或較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米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以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茫從可知春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蹂出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糲十糲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爲糲米六斗糲糲一斗爲糲九升又去爲鑿則八升又春爲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較始爲糲米又一濕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爲糲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糲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相二年三傳云案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虞郊天等於宗廟其事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相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八親者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春其盛章昭云案盛互文也言春不趨於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章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爲之故云釋之丞之丞以爲酒及薑薑之實孫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較糠矣而甫以蹂爲蹂黍當先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丞之是其次義



為長集注等皆為踪黍定本為踪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  
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  
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於除草木  
以種田且之以否於秋彌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  
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  
種穀令得新穀艾草之功故於嘗日問艾彌主習兵以戒不  
其意為然艾稼俱是日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不  
初初莫先於艾草故問艾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社  
而問稼也社文在嘗彌之下謂秋彌祭社也嘗在孟秋  
俱在仲秋取會而後祭社故先彌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  
耳因而不問卜彌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  
習兵於因不申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曰  
來年秋祭之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  
今秋穀熟之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今秋穀熟之  
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今之日  
來歲之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之日  
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  
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忘念  
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造蕭星  
奠而後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膾注云膾言作  
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蕭  
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焉  
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於  
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之於  
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  
言黍稷皆文不具耳豈羊牡羊首以祭不用牲故知是社也  
釋畜云羊牡物牧祥郭璞曰物謂羊首以祭不用牲故知是社也  
為也也較道宗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也  
曰加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  
上曰烈烈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社郊。正義曰惟思  
註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燔火氣也  
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  
為黍之釋之正為酒耳而箋兼言簋豆之實者以皮亦有香  
醴之與其非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簋豆之實蓋有香  
實必於此非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六夫以上將祭必



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礼云不訊日明大夫以上訊之矣故云訊謀其日波注云訊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礼故云思念其礼正以特牲有訊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牲之脂也以牲為較祭而設牲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肺以祭神者謂取牲肺以祭伏於較上秋官大人云凡祭祀供大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軀較上故言軀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礼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礼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蓋故云為尸蓋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尸依聘礼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與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與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謂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胃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較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礼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手虎十一之一  
○九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其香一本作香豈都但反豎莊居反臨音海上時掌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疏

義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殖醴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

其香一本作香豈都但反豎莊居反臨音海上時掌



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菹醢  
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  
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  
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識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  
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  
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民令皆得  
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海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  
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  
鄭唯以肇祀為郊祀之祀為異餘同○傳印我至大羹○正  
義曰印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  
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  
冬官柝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  
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  
所盛之物天官臨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羞菹  
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  
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以鹽采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羹置誠  
至器質○正義曰置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  
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  
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  
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文上傳肇為始此亦當然○箋庶衆至然為○正義曰庶衆  
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  
與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始真無罪故以庶為衆后  
後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  
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  
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上至高祖下至文孫之親也黃黃髮也耆東梨也乞言從求

善言可以為政者躬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

方言云凍梨老也躬如字本又作得同 疏 行葦八章葦

馬。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

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

况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

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耆以禮恭敬義此老人就乞善言所

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

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

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

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

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其福祿卒章下

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

也首章言葦唯草耳卒章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當

箋九族至受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

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出高祖五服之內皆親

之內此喻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

親之黃耆皆是老名故云黃黃髮耆凍梨釋詁云黃髮耆老

耆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

者面凍梨色以浮也方言云燕伐北鄙謂耆為梨郭璞注

梨面色似梨也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博

史言五帝直養其氣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反乞

善言皆有博史故知得善言則博史受之禮有內外小史大

史無博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博厚者掌之博非官名也

故注云博史也 躬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

維葉泥泥 躬聚行也葉初生泥泥繁云苞茂也體成

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終將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

况於人乎。躬彼端反體同泥乃札反注同張揖注老苞云



草盛也為此下為疏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

反任內為設同疏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牧者爾所牧牛羊爾得踐履折蕩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

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昔之

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况於人乎是

其也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

主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

為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

至人乎。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為葦此葦時未成故言

方以方為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為葦稍大為葦長成乃

名為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

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亦

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初生正具牛羊所食戚戚兄

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愛之耳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戚戚內相親也

筵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俱也亦謂筵之也王与侯

人無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指而進之年雅者為設筵而已

老者加之以几。筵以然反席也。疏曰言先王有仁恩之

**疏**

敦彼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疏**

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



上壽建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工於族入既為拜之禮上又  
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於老者則有致敬踞之容既設筵  
几族入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  
或乃酌而酢於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  
此碑不復奉之工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  
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傳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設  
席至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傳設  
下筵上簾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在上人所踏藉之  
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  
故在下者亦筵在上者亦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之時有踞之容  
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踞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踞之容  
則四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東述上文與鄭異耳。箋緝  
猶至躬史。正義曰緝績者連續之故緝猶績也几御者皆  
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令肆筵之上復設  
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傳史主侍老人  
故知績代而侍者謂傳史。傳年爵至曰爵。正義曰禮王  
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  
年似異器故辨之云年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解  
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亦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考其文耳。夏

曰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昔明堂非周器謂之年者彼注  
謂畫禾稼也。箋進酒王兄弟。正義曰此獻酌之法義禮  
行事之次為然知用殷年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  
辭剛禮運云歲年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  
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車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  
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  
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  
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皆與族  
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焉兄弟故也。西。西。以

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擊

於琴瑟也徒擊鼓曰樂。箋云薦之禮非道則醢醢也。潘用肉  
於用計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臠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  
禮云醢汁也醢改反脾婢支反臠深略反字或作醢。考五  
禮反云徒歌曰考爾雅云徒擊鼓謂之考徒歌謂之謠。函  
南反何又尸感反本又作臠。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吹  
肉也。通谷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此志反炙者夜反  
臠。臠。至或考。止。義曰言王燕族人於飲酒之時則用  
臠。臠。非。並。以。薦。進。之。也。又。漢。或。考。其。肉。或。炙。其。肝。以



為羞其正饌之外所加善餼則胛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  
助歡於是時或此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歌以此燕樂族  
人見王能內嗜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饗以解臠為加故  
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鼓曰考○正義曰釋  
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臠天官醢人注云醢肉  
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  
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以臠為醢蓋州傳為然服虔謂  
俗又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  
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考釋樂文孫炎曰声  
驚考也王肅述毛作徒  
既均之嘉○正義曰臠醢人云朝事之且非  
以臠醢醢是也臠炙是正饌  
既均之嘉○正義曰臠醢人云朝事之且非

既均之嘉○正義曰臠醢人云朝事之且非

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與音彫註及下同徐又都雷反  
儀音疾又音侯矢名鈞規旬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  
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

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序賓以賢言賓各次參前  
相之圖觀者如堵精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

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  
半入者半又使公用之喪序點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

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如者半  
序點又揚解而語曰好孝不倦好禮不變耆勤和道不亂者

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  
次第○雙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

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也也將子匠反點都筆反縛之  
反爵名容三井語魚據反弟音悌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

同者不并武反下同耆莫報反字或作純同八十曰耆勤音  
其百年日期疏○與不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論養

願僅其漸反○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釋  
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與堅韌矣其四楛之矢既約停矣其

舍放此既均而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道序而  
為賓各著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則唯下句為異謂

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  
同○傳數弓至中執○正義曰射與臠古今之異臠是畫飾

之義故云數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  
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是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數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王宜是天子

之弓故言天子數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王宜是天子



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膠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緘之義言緘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一在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緘既鈞冬官矢人為緘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緘重也矢而謂之緘者釋器云金緘翦羽謂之緘孫炎曰者緘漸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准謂之緘則緘者鐵緘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緘矢殺矢用諸近射退獵恒矢庫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錡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養舍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謂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釋其可與者以為賓禮亦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而射以祭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念三老五更於太享以教諸侯之

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傳言賓至左為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

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

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

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棠疏曰圃於

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為聖人行禮故觀射者眾如

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

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

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

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

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此下堂為奔敗軍眾之將謂與人為

將無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也嘗為亡國之大大謂與人為

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為入後謂他人已自有後

復世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

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二

事皆是人惡行若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

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喪及序點二人揚

言而為語公罔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



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老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修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爾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存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解以譏議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射學不厭勝好禮不變隱至八十九十之老而能勤行稱譽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御射云司射祖决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對而言也必揚解者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眾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喪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人簡取好者言善蓋好之後言善亦不亂是易後難使簡簡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表點言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入表

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時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王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為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與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饗相之圃王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射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皆射必行燕禮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禮賢能之畫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野更相之圃使序點揚解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第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敦兮既句既夾四鍤三矢一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摯○句古豆反說文作穀云詁弓曰穀挾子四鍤如樹中皆協反又子台反今古賀反亦作介編音滌四鍤如樹中皆序賓以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疏



侮。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書之弓既悅其  
強而句然既挾此四鍤之矢編釋之矣其四鍤皆中於質如  
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  
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  
人。鄭唯下句為具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  
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休  
寡來休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  
數弓即被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  
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  
賦曰彫弓既彀彀為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擗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擗者種也挾謂手挾  
之射用四矢故擗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  
一个今言挾四鍤故知已編釋之也案大射禮擗三  
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曾孫

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  
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  
以告黃耆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  
也。醕如主反說文厚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料

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醕音淳

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

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

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為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

又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

升經六十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絕之以樽用此勺耳其

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

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

文序言周家忠享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尚今王皆能親親

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被箋於首章言先王  
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被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及能  
然也至於五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  
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  
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  
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  
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  
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於  
是以前來君子因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  
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  
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  
臺爾雅云壽也齡易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祺吉也箋

來反魚各一音夷。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黃者至景福。毛以  
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者齡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  
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

大夫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者齡背之老  
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  
翼之以比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

○正義曰釋詁文齡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  
消瘠背若齡魚也爾雅作齡以其似齡魚而此經作台故箋  
申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刻  
熙釋名云九十曰齡背背有齡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  
文。箋在前至曰翼。下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在前曰

引謂在前相導之義者如鳥之翼在自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  
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  
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吉此章為正養。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

### 五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成王祭宗

廟旅禱下備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  
意云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  
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備。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音  
遍下同見賢遍反。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太平也

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  
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未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  
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  
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

才可以理廢事入行之成各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不氏



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  
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言有德以顯太  
平之驗經入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西章下二句言  
相攝以成蓋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  
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君子之行則速  
被子孫或傳者因言祭而得酒醴澤及後世之命事亦所主  
意故序略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叙又相涉  
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  
言祭事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  
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為酌  
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不故云無筭結  
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元滿如食  
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  
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  
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  
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曰於上又歷  
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殫載略舉其意以為進凡依神詔室  
出於材為交神明一也君迎往而不叩尸為尸在廟門外疑  
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也面而  
事子則為父尸之以此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八飲七

獻大夫尸飲九。而右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穆成在  
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親五也賜爵祿於大廟此施爵  
賞於六也君在陳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  
為七也祭未婦姐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  
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異禱胞狝闕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  
之施或有或無幸其有者而為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  
強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  
深實非祭末始也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  
有士君子之行以為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而美  
其人其有德者以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其事美云禮謂  
示出之太平可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其事美云禮謂  
旅酬之屬事謂惠施先後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  
及婦姐之類。施式助也。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  
年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或云三女有不。疏。以爲成王之祭宗  
廟事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也。言成王既醉  
之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君。成三德能如此常有萬年  
之壽天又大而波大福也。都。以介為助餘同。傳既有



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日食，人心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行爲爲二故，亦分而由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賓賤爲先後也。及屆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率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禹、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未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未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尚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收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正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壽也。

之盡是康寧也。昭以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爲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爲下攸好德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正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壽也。

臣俎實以尊。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既醉也。疏：既醉，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光也。疏：既醉，卑差次行之。

明。毛以爲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敬，羞牲體既羞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助餘同。箋：殺謂至行之。正義曰：婦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改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率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爲成王者？以禹、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未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未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尚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收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正爲壽也。天被爾祿，是壽也。

是也。昭明有融，高明令終。融，長明也。始於饗，燕終。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令終有假，公尸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假，公尸嘉。

出口。傲終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傲，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疏：昭明至嘉告。毛以尸公君也。傲，尸反。嘏，古雅反。

疏。昭明至嘉告。毛以尸公君也。傲，尸反。嘏，古雅反。



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  
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  
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  
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  
為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  
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  
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  
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各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  
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享祀○正義曰融長釋詁文  
擇言文明則也反覆相訓故初為明也此言今終下云有微  
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  
於祭是以祭禮為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  
則向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箋有又至其長  
而後致力於神故於饗燕終於享祀○箋有又至其長  
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又  
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今其無有第已是以又使之長也  
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即令終還述有  
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  
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末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微始  
至諸侯○正義曰始是也文天子以獨謂以也○傳微始

而謂之公者言此之酋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無射以公為  
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  
耦不以公為尸禮樂三公尊斤天子親摺首拜尸故不以公  
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卿也卿六  
命出封則多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  
耳若諸侯入為卿則亦公是常矣○箋淑猶至公君○正義  
曰箋以此文從介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微亦是  
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三之祭無行事始終故  
不從微為始以今終已足善名故以微為厚釋詁文微作也  
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微微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微以善名  
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王人唯微辭耳故知  
公尸嘉告謂設辭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  
為卿大夫以中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  
夫謂侯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  
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壽也此宗廟宜  
以卿為尸但臣謂公而連言大夫曰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為  
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  
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請侯宗席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  
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  
男男尸妻女尸必使同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  
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尸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  
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  
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  
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其告維何邊豆靜嘉  
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  
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備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  
何故乎乃用邊豆之物潔清而美收平氣和所致故也○藝  
自列反清如朋友必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威儀  
字又才性反朋友必攝攝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

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  
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好呼報反  
曰案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出公尸以善言告者  
維何所為乎乃由主之所祭邊豆之物潔清而美又其時王  
之羣臣同志好之明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攝而佐  
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其清而美  
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于也○傳曰  
豆至備至○正義曰交於神明以善言告于也○所異者

准彼和下有氣此豆謂相常其氣也又云言道之物土以解  
其間用水土之意托豆謂相常其氣也又云言道之物土以解  
生者而為之若昌本向身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  
鷹麋之等也朝事為正故謂之相其加豆菹用陸地所產之物若  
葵菹也豚拍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魚謂饋食之豆以  
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邊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  
敢用尋常蕪美之米而貴其多品致致加相及所以交於  
神明者言道之備而至於水土故也後注云此謂諸侯也天行

朝室之豆有昌本厚蕪亦菹麋饋食之豆有葵菹麋饋食  
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恒豆加豆邦引朝事饋食  
則以朝事為饋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而記同者而證之  
以恒加相亞宜為朝事向饋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錯  
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  
之豆有蜃醢醢蟹非陸產也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  
而并言邊者蓋兩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  
諸侯法者取六土之品是靜知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  
同也○箋孔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答

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性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  
維何由導豆謂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其淵維何天沙  
亦祿更自申說類備之事又勢維何此異俱問而自故同



言維何也。箋明於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人論。祭事而言收攝則非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濼濼是也。威儀

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是也言成王之臣威儀其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

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疏威儀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政反疏威儀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

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正以善道矣。邦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箋孔其至其宜。正義曰孔其釋言文時謂特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幸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實之初建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尺之義故以匱為竭類善釋言。箋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言。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傳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再上明之文小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以言羣

臣之孝則知永錫。類為長而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名欲其類則可以錫。天下故云謂廣之數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室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壹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也箋云壹之言相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致已乃及於天下。壹苦本反邦相致也相苦本反致直置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大五小八十一。十二。中

臣之孝則知永錫。類為長而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名欲其類則可以錫。天下故云謂廣之數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室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壹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也箋云壹之言相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致已乃及於天下。壹苦本反邦相致也相苦本反致直置反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祚至于疏。其類至祚胤。毛以為樂上錫王善道故不問子孫。而說之天與正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而之也。能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壽以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乘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繼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壹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壹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壹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同語置請公之老送以向也







士謂女而有上  
成王之兆書傳何

### 既醉八章之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 考安樂之也

君子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  
然非獨成王也。鳧音符鷖於雞反者  
解詁云鷖鷖也一名水鷖也

### 疏

鳧鷖五章章六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

守成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  
守成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受樂之矣故作此詩以  
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  
大師次篇見有此義叙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  
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取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  
或將衰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而  
不釋謂之待王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  
者如器實滿故言守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王  
故能守成則神祇祗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也  
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日而兼言神  
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祭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  
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  
寧來宜來如來宗是也身者謂愛樂三人饗其祭祀降之福  
祿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  
祇所以得身之意於經無所當也尊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  
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  
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  
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例者序以天地人為尊  
卑之次以統其者經以鳥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  
曰太平則方物衆多則不以鳥為尊所在與祭如也二章傳曰  
曰太平則方物衆多則不以鳥為尊所在與祭如也二章傳曰  
之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言為宗廟矣郊以首章  
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  
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  
尸以祭之明日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  
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泗既以水為工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  
鳥不常處或出或入故次在少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以



在者水外高地鳥入時往故安在深山之絕水鳥往是稀故  
以鳥未回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前故不依其卑之次焉  
鳥既在涇公之來燕來寧

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  
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而尸燕成王之時尸燕也其心安  
不以已善臣之故自謙言爾酒既清爾穀既馨公尸  
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

燕飭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箋云公尸燕樂飲酒之故  
考以福祿來成尸 疏 鳥驚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天  
之鳥在於巫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  
神以其明日經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向王燕也其來心則  
安寧不以已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  
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留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  
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若子是以為神  
所安泉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鳥驚在涇水之中以公尸  
鳥在宗廟之內餘同。傳鳥火至衆多。正義曰釋鳥驚沈  
鳥其氏曰詩云弋鳥為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管上有文

今江東亦為鴈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半黃蓋水鳥  
之謹愿者也鴈向鳥俱在涇故知鳥屬蒼頡解詁云鴈也  
一名水鴈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兵大殺故不物衆多乃物多  
而獨言鳥者幸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涇水至此  
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巫水名也。凡喻皆取其  
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  
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釋祭之禮則亦特牲注云初當於廟  
門之東西室釋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也言  
公尸來燕則非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  
尸而用其尸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釋  
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大廟士介德釋是  
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之來燕是釋祭之事故云祭既畢明日  
又數禮而向公尸燕也其尸以御人天為之於王實為其臣  
但孝子以父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謙曰王  
事之太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自也

不自也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來燕來寧 常今出在水旁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言酒品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言酒品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言酒品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言酒品

爾酒既多爾穀既嘉 言酒品



散備美。八合燕飲福祿來為。厚為孝子也。成王也。云為

為于為反。疏。鳥在沙傍之沙而得其時。既太平是驚之

王祭其相考。而明。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

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亦王之

故。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是。驚。在。沙。喻。祭。四。方。百

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沙。水

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沙。則。在。水。之。傍。沙。水。之。傍。沙。水

矣。疏。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因。以

為。宜。故。知。宜。其。事。也。○。美。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美。以。厚。言

神。祇。在。考。其。言。編。說。諸。神。則。經。之。所。陳。尺。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

有。神。猶。巫。水。之。有。鳥。故。以。在。水。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目。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祭。水。中。為。宮。今。出。在。水。傍。猶。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而

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百。辜。祭。四。方。百。物。言。四

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臘。百。牲。曾。也。享

祭。也。禴。而。禴。之。謂。祭。禴。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音。以。記

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

百。種。也。言。百。種。者。卒。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令。聚。萬。物。而。索。養。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而

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

厚為孝子也。成王也。云為

為于為反。疏。鳥在沙傍之沙而得其時。既太平是驚之

王祭其相考。而明。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

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亦王之

故。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是。驚。在。沙。喻。祭。四。方。百

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沙。水

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沙。則。在。水。之。傍。沙。水。之。傍。沙。水

矣。疏。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因。以

為。宜。故。知。宜。其。事。也。○。美。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美。以。厚。言

神。祇。在。考。其。言。編。說。諸。神。則。經。之。所。陳。尺。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

有。神。猶。巫。水。之。有。鳥。故。以。在。水。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目。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祭。水。中。為。宮。今。出。在。水。傍。猶。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而

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百。辜。祭。四。方。百。物。言。四

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臘。百。牲。曾。也。享

祭。也。禴。而。禴。之。謂。祭。禴。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音。以。記

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

百。種。也。言。百。種。者。卒。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令。聚。萬。物。而。索。養。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而

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

厚為孝子也。成王也。云為

為于為反。疏。鳥在沙傍之沙而得其時。既太平是驚之

王祭其相考。而明。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

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時。亦王之

故。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也。鄭。以。是。驚。在。沙。喻。祭。四。方。百

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沙。水

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沙。則。在。水。之。傍。沙。水。之。傍。沙。水

矣。疏。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因。以

為。宜。故。知。宜。其。事。也。○。美。水。鳥。至。自。嫌。正。義。曰。美。以。厚。言

神。祇。在。考。其。言。編。說。諸。神。則。經。之。所。陳。尺。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

有。神。猶。巫。水。之。有。鳥。故。以。在。水。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目。外。之。祭。唯。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祭。水。中。為。宮。今。出。在。水。傍。猶。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百。物。而

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百。辜。祭。四。方。百。物。言。四

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臘。百。牲。曾。也。享

祭。也。禴。而。禴。之。謂。祭。禴。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音。以。記

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

百。種。也。言。百。種。者。卒。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令。聚。萬。物。而。索。養。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之。而

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







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燕音也。有尊主人之意。燕在公  
夏於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云。燕音在容。及水外之高者也。  
燕於例。反埋云。皆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崇重也。儀云。既及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凡  
社。又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疏。是也。至

社神同。故云。然。降尸。紅反。重直也。天子以下。其疏。是也。至

毛。以為時。既太平。鳥之鳥。在於深。水之會。得其常。於此

敬。老子之心。既來。而王燕於宗。庶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尚

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也。王也。尚

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

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而與之時。羣臣下及衆民。不至而

燕。飲。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禮而尚

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眾水會宗。尊。正義曰。於

深。音如。業。則業。是聚義。且守。從水。眾知。是水之會。聚之。如。說

文。云。燕。小水入於大水也。朝以尊重。無宗。廟。故宗。為尊。也。王

亦。在。水。中。向。在。河。無。異。不。且。別。文。其。義。既。別。則。非。水。矣。此

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衛。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

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眾。當。是。水。外。之。高。地。津。者。地。高。之。貌

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延。曰。祭。地。以。玉

理。地。中。曰。瘞。埋。孫。安。曰。瘞。者。弱。也。既。祭。賢。藏。地。中。然。則。瘞。埋

性。者。其。上。以。土。覆。之。飾。高。於。平。地。故。以。瘞。為。喻。也。亦。雅。以。祭

地。為。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凡。祭。事。掌

守。瘞。埋。云。瘞。謂。若。祭。地。祗。有。埋。性。玉。者。守。之。然。則。瘞。埋。者。唯

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地。也。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

以。燕。天。地。則。此。以。瘞。埋。為。祭。地。也。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

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亦。瘞。埋。也。山川。者。上。以。渚。喻。丘。其。文。可

云。以。血。祭。社。稷。五。嶽。以。埋。沈。祭。山。其。川。澤。注。云。不。言。祭。地

此。皆。地。祗。祭。地。可。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

似。不。用。埋。而。出。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謂。心。張。逆。問。曰。以。血

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邦。此。言。祭。社。稷。有。埋。明。社。稷。亦

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蓋。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瘞



不言埋張說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維非一家之

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按人玉人之注有

廣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應懸之法邦師不解廢懸之

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烈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

理之與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

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

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也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

之而以已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王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

勤孝子。傳宗重。正義曰釋詁文。箋既既至云然。正

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說故以既為既上箋

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禍以宗為社宗者以下

信公尸燕飲謂王為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為尸矣此非

王無而言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

無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

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因

君尚然則羣臣庶民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而天子同祭

者唯社稷可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

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郊特性曰唯為社事軍出里是羣臣下及民無不有

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

而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性曰社者神地之首也二神因

祭土而王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畜狹不等俱二神因

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

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昇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

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鳥鳧焉在

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焉重鳥鳧焉在

賡公尸來止重熏言明也燕士祀之尸於門之外故

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言來止重熏坐不

其之意。音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醺也說音悅上月

酒欣欣燔炙芬芳公尸止燕飲無有後艱

芬芳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

用美酒有燔炙可用醴味也又不能致福禱也今三自今無

有後艱而已疏鳥鳧至後艱。毛以為時既大下鳥鳧之

王祭其宗廟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上於燕坐重。外其之

其言於日行日美之酒欣欣然也鳥鳧燔炙之羞芬芳然也



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  
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見鷩之鳥在  
於絕水之壑當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  
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身止於自以神甲之故熏熏  
然坐而不安於是向旨酒欣欣然美膳芬芬於香用之以  
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甲不敢致  
福止令無艱而已○傳壘山至和說○正義曰傳以諸者水  
中地是土當水之流泉者水會之勿是土厚水公與今亦文  
言壘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今水勢絕也所  
云石絕水曰渠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  
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箋壘之至之意以  
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前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  
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鷩鷩所  
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壘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  
則其取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壘之言明燕七祀之尸於門  
尸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  
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厲曰厲是七祀之名  
也諸侯以下則有降蒞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祭中雷禮  
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曰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雷則設主  
於門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祀在門內也

祀壘則設主於阼祀行則設主於輔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  
在庭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祭附五祀正祭  
之時尸與中雷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內司命  
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門之內  
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  
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前一句喻正祭則此是  
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壘名為喻則首句經  
喻無事向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祭而正祭有在門  
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  
之甲者而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也○正  
義曰欣欣美酒而言欣欣故為熏熏之樂也芬芬是香之氣  
故為香潔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今祭  
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言後  
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  
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祈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  
禮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神小者故云小神  
祭法由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同祭小者謂諸告者  
是也月令孟冬肅九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



於臘亦取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  
言之耳因其神卑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卑可  
用美之味神又自以爲卑不致致福  
主人但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此處為毛詩註疏卷第十七的正文，包含多列文字，但因字跡模糊及墨色較淡，具體內容難以辨認。可見其為《毛詩》中關於《鳧鷖》篇的注疏。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正義曰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天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

於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

之

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

疏

正義曰言上天

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

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

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成勅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

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

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

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

光光雖為物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

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為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

官人羣臣保祐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

焉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建宅百揆舜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舜曰伯夷帝曰

下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



宜君宜王宜君王天下也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易香玉反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率由舊章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

疏千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

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為

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勗以德上天福之當作人

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

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

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

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

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

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

言之。箋千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

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

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祿

大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

多上言百福是福之眾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度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

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

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

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

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

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蒞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

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求

為舊章也周禮六官所存者五天此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

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

季相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

謂周公之制六典。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之法為舊章也。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

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

耦已之心。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朝自遙反綴直致反本

或作或行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綱居良反疏威儀

下孟反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疏至之



綱。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樂無有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群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為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有常。正義曰抑傳亦抑抑為密則其密審故所以為美也。傳詰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一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疎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樂音疏。傳朋友羣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亦是稱臣為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綱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位民之攸暨**  
暨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皆受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暨。注同。媚有備反。注同。解佳。賈反。注同。暨許器反。息。正義曰釋詁云。暨與。咽。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今。東。齊。呼。息。為。咽。則。暨。與。咽。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燕。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是。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

事聖夫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

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

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歸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

王尚幼推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樂戒之也

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

字也召本亦作邵照反後皆同音利又音類疏公劉

力洎反夏戶雅反下身人同少時照反相息是也

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召公與公所作以戒成

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成王將

欲俸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

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並謂劉公與是召公所作而為

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務欲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

能愛民故又作判助言皇天親有德有德有王使來賢用土也案

道地君雖有德不能獨治以作卷阿戒王使來賢用土也案

卷阿末句云矣詩不多繼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

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必其意而次之叔亦以

篇一特之事故於此詳之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

篇即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平聲於尊之辭召公臣

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歸至於烈士欲詩是也鴉鳴亭云以

公劉者后稷之

等係也夏之始

成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

召公懼成

王尚幼推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樂戒之也

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

字也召本亦作邵照反後皆同音利又音類疏公劉

力洎反夏戶雅反下身人同少時照反相息是也

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召公與公所作以戒成

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成王將

欲俸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

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並謂劉公與是召公所作而為

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務欲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

能愛民故又作判助言皇天親有德有德有王使來賢用土也案

道地君雖有德不能獨治以作卷阿戒王使來賢用土也案

卷阿末句云矣詩不多繼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

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必其意而次之叔亦以

篇一特之事故於此詳之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

篇即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平聲於尊之辭召公臣



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非  
虛與則不啻之與公劉彌是不共出人康之後有弄流之亂  
比至少康之元幾將百年蓋太康始長之時不啻失官少康  
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  
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勝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之崩成王幼一歲除喪年十二具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  
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一十一成王將治政其年二十有  
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  
周公古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既作君與與此  
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  
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出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  
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速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  
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也本史記  
不應皆沒其名而只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  
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  
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給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  
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  
焉何則治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  
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  
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 篤公劉匪居

詩卷十七之三

五

匪康廼疆廼積廼倉廼裏錡糧于稷于囊

思輯用光

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  
焉延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  
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肆以顯於時也  
劉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  
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  
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闕其民乃裏糧食於裏裏之中裏其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公劉子孫之基○場音亦  
裏音果饋音侯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也裏他  
洛反裏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韻音集又七五  
反難乃旦反精子智反委於  
焉反為夏于偽反又如字

方啟行

威揚也揚威也張其弓矢秉其戈威揚以方開  
道去之蓋謂侯之役者一有八田焉箋云干  
有也戈句矛戟也爰口也公劉之去邠暨其師旅設其兵器  
皆其士卒口為其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  
欲全民也○威上聲反又音允句音鈞卒尊忽反下餘聲上卒皆同為干



為反下朴為為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

公劉皆為同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

安為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

之事公劉之有外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山疇之業

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

乃以不忍聞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

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具不以安居為安言也公劉所

以必為此事者忘使民人相與輔睦不致戰鬪以殺傷之用

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師旅而時

乃矢於此張之又秉其于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

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徒之

至龜昇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

治之○鄭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

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

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

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出也以其時嘗夏出而被逐去

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具何人也言公劉

乃由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

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聞民而去不與戎戰

疏

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

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

安為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

之事公劉之有外國乃有畛場乃有疆界言其有山疇之業

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

乃以不忍聞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

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具不以安居為安言也公劉所

以必為此事者忘使民人相與輔睦不致戰鬪以殺傷之用

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師旅而時

乃矢於此張之又秉其于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

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徒之

至龜昇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

治之○鄭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

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郃至

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郃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

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出也以其時嘗夏出而被逐去

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具何人也言公劉

乃由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

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聞民而去不與戎戰

寺有十七之二

六

文



意其故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五為夏人迫逐已  
之故不刃鬪其民受重民命故乘其安居也既有積倉暴糧  
食故知事其餘而去也以此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正在述他  
姓之人唯陳尸之父祖以此知應輔用光之言意在感今追  
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傳戚斧至八國  
焉○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  
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六阿斧重八斤  
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  
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  
黃者未必皆令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  
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遼為之阻難故云方開  
道路而去之爾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  
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  
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人也○箋援曰至全民○正義曰  
爰曰釋詁文言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  
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  
以此使民篤篤公劉于晉斯原既庶既繁既順既  
知遷意也

宣而無永嘆背相宣編也民無長嘆猶又王之無難也  
此原地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  
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  
作嘆編音遍相息

陟則在隰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

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

此原地也由原而升隰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

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玉瑤容刀之佩○鞞本又作鞞魚鞞反

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考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

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陟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疏劉至

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幽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於是相此原也以居其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

又乃使之備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  
恨長歎思其舊時昔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隰山  
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地所用心反晉重民若其  
以此之故亦為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  
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非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為之佩耳  
言居民相愛其情共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工豈得不











鄭上二句與后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

之其為如此踰踰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人上者

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衣而坐

以為飲酒之殺得殺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

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

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傳如本國由受厚其民故下

不夫款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箋踰踰至升坐。正義

曰西札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踰踰是踰踰濟濟大夫士

之威儀也俾使釋註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處

此言于京師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師而築

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不用匏是飲酒之事

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

家所為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

几筵使心不勞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與處今言羣

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實已至以贊。正義曰以上

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實已登席矣乃亦几

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樂禮

之札立一人為賓對王以行禮禮而之則非立者皆曰賓

此賓即上踰踰濟濟之人且之德也。傳之說禮云筵几

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惣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

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

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

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曹類之言故為羣

也饗禮當亭太亦以飲實此唯用及吾曹官堂各三几禮也

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義定乃納實此看升乃說不

者其實執不在登席之前必便實事與散酒各自相折說也

。案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官云牖戶之間謂之屋明堂

位云天子負斧衣南嚮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亭與彼而說知

是公劉既登堂負衣而南嚮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

為公劉既登堂負衣而南嚮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

之問也耳鄭漢云案窻東戶西也。有斤展取如屏風畫為

屏文畫於窻也。因名為屏屏是也言天子及父母則謂侯之

侯者屏以不無明也。此公劉負展而。謂方朝之時其

則坐於南嚮上。云使之片坐謂設。總所。其。亦

也適其羣臣謂。之。也。晉語。大。亦

。亦。之。故。云。博。不。於。中。言。忠。敬。若。據。解。說。亦。用。匏。之

。亦。備。其。般。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此。禮。為。之







百里維云廣長亦不足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  
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  
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  
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既准  
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燥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  
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躬勤審之也。傳三  
單而相重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  
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  
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  
謂既至疆地以為久任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師之日  
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為道途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  
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  
徹其民聚於襲與原治其田疇以為糧是也。箋然治至其  
後稷本義曰知右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郃明為大國公遷  
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二軍地官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  
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徙之其家未  
多丁六適豳二丁之數無復羨卒。單也以周禮言之三

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通其家不滿其數故通  
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疆原具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  
下即云徹田為糧明是徹取此疆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  
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德也。徹以爲國  
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徹語之徹引  
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  
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公劉以周之  
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  
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  
代損益事多相因也。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知其法與周同治於大  
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烈大國百里  
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  
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卿而已其餘  
公邑菜地不以爲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  
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  
當一方一里者不爲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  
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爲三軍尚餘  
七千五百家大數故得爲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爲方一里者  
四千九百爲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







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官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官室之  
基乃疆理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按數夫家  
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  
又編觀民宅見其有室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  
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為  
之就也為水內也物水外也謂止其言之役便就水營田  
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語舍至銀  
石。正義曰凡有公館私館皆官室之名為館所以止舍  
其中故云舍也。正義曰流曰亂釋水文亦曰直橫度也然則  
水以流為慎廣度則絕其流故為亂。是義謂取礪礪既  
石則知錕亦石也。箋銀石至築事。正義曰銀者治鐵之  
名非石也。傳言錕石礪銀是石名故明之云。取石所以為  
質者質也。言錕金之時須山石為榘質故取之也。礪者磨  
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之石耳。公劉  
之君民疆地作宮室謂作民官室非公官也。公官則上云于  
京斯依者具也。鐵礪所用施於斧斤故取礪礪斧斤之石  
所以利器用也。村木山器而取築亦用所取礪礪斧斤之石  
事也。傳皇間至澗名。正義曰。室過與澗共文。故知皆  
澗也。之在者左。兩傍故知澗者。室過與澗共文。故知皆  
澗也。

民以善門為正。蓋皇澗澗之兩。而夾之。過澗。故在比  
而獨之王肅云。或夾或擗所以利也。箋曰。至之傍。  
正義曰。爰曰。若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  
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依官室之功。止謂民之言也。上  
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官室也。上既言  
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  
有。後來之。皆須得田。故上言。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大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  
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實其家。故曰。益多矣。有之。為言。與  
多不類。上言。羸銀。是民之器物。故曰。百器。器物有足矣。經陳  
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鞠完。正義曰。釋  
詁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芮是。水至之  
內。故云。水至也。釋云。云。皆安。窮也。俱訓。為。第。故。轉。鞠。為。究。此  
鞠。是。水至之名。言其。曲水。窮尺之。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  
。箋。芮。之。至。田。事。正義曰。芮。物。皆。是。水至之。言。鞠。是。其。外  
則。其。其。內。故。云。云。之。言。內。謂。居。內。隴。限。之。與。故。即。引。爾。雅  
以。釋。之。釋。云。云。之。言。內。謂。居。內。隴。限。之。與。故。即。引。爾。雅  
為。隴。其。外。為。鞠。云。云。之。言。內。謂。居。內。隴。限。之。與。故。即。引。爾。雅  
水。之。外。曰。鞠。中。經。言。時。不。言。隴。則。結。為。互。也。內。則。以。明。鞠  
為。外。外。有。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為。隴。也。公。劉。初















